

〔保加利亚〕彼得·伊格纳托夫 著



我的怀念

——在警卫季米特洛夫的日子里

我的怀念

——在警卫季米特洛夫的日子里

〔保加利亚〕彼得·伊格纳托夫 著

卫兴龙 译 陈显志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

Петър Игнатов
СЪРЦЕ ЗА ВСИЧКИ
КОГАТО ОХРАНЯВАХ ДИМИТРОВ
НАРОДНА МЛАДЕЖ
ИЗДАТЕЛСТВО НА ЦК НА ДКМС
СОФИЯ 1982

根据保加利亚人民青年出版社1982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章少红

封面设计：张晓莹

我的怀念
——在警卫季米特洛夫的日子里
〔保加利亚〕彼得·伊格纳托夫 著
卫兴龙 译 陈显志 校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5.25 插页：1 字数：125,000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012-0036-X/K·8 统一书号：11003·513

定价：1.60元



季米特洛夫在工作。



季米特洛夫和姑娘们在一起。



1948年5月，人民青年联盟代表团向季米特洛夫递交25万青年参加突击队运动的保证书。

目 录

一、让我当警卫员	1
“放心吧，格奥尔基大叔”	4
“让我到街上走走吧”	5
“送您两支玫瑰花”	10
二、他的家庭	13
妻子加战友.....	13
收养中国女儿.....	16
养子鲍伊科.....	18
“大家庭”	21
和我们一起过新年.....	26
三、季米特洛夫的一天	31
他喜欢电影与文学作品.....	32
怀表、钢笔、烟斗.....	35
他的心与祖国连在一起	37
四、在“瓦西尔·列夫斯基”人民军事学校	39
五、修建游泳池	46
六、在青年中间	47
会见人民青年联盟代表团.....	50
在建设工地上.....	53
七、人民之友	61
救人于“危难之际”	62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64
和警卫人员谈心.....	66

八、生活中的美学	68
九、两次会见	72
十、难忘的讲演	85
十一、笑对病魔	97
十二、最后一次莫斯科之行	104
十三、在巴尔维哈疗养的日子里	110
对托尔布欣的深情	111
名字的纠纷	113
从内务部寄来的简报	115
“人民会看作对他们的不尊重”	117
“你们夫妇需要见见面了”	118
十四、委派私人秘书	120
十五、时刻关心别人	127
十六、最后的日子	134
难忘的生日	140
作家的问候	145
十七、我的怀念	152
译后记	161

一、让我当警卫员

1948年元旦在即，人们欢天喜地，准备迎接又一个自由的新年。一天，上级部门通知我到国家安全部警卫局局长迪米特尔·格雷勃切夫同志那里去一下。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正坐在桌子后边阅读文件。他从眼镜里瞥了我一眼，没有马上说话。我却有点沉不住气了：

“您有什么吩咐？”

格雷勃切夫与我是战友。我们早在“埃尼戈”集中营时就相识，战争年代共过患难，革命成功后仍保持着联系。他笑了笑，不紧不慢地说：

“简单地说吧，我们正在给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同志物色一个警卫员。”

哦，叫我来是要征求我的意见。我紧锁双眉，不无为难地说：

“稍等等，……不，我什么建议也提不出来，真的提不出，这个任务太……你干什么要问我呢？你认识的人比我多！”

格雷勃切夫神秘地微笑着说：

“嗨，你再想想嘛！”

再让我想什么呢？“再想想”这话倒是好说。

“据我的理解，”过一会儿我说，“您需要找一位日日夜夜负责警卫季米特洛夫安全的人。当然，这个人本身也还需要帮手。但他毕竟肩负着保卫我国第一号人物生命分分秒秒的重任

啊，所以……

“对，对！你的理解很正确。”迪米特尔·格雷勃切夫眉飞色舞地点头。

“那您可以从我们的人中去物色，”我如释重负，慢声慢气地告诉他，“比如你可以找……”我停顿了一下，但格雷勃切夫接过话茬马上说：

“比如你。”

顷刻，我发觉，自己已经下意识地 from 座位上站了起来。这突如其来的问题，弄得我茫然不知所措，我忙不迭地说：

“我？……不行，不行！”

这时，从他的眼镜片里露出和蔼而庄重的眼神，他十分沉着地恳请我：

“坐，你坐！先点支烟！”

“不，不坐了，也不抽什么烟！请你让我走吧，如果你把我叫来是为了跟我开玩笑的话，那我就……”

“你怎么啦？”

我坐了下来，心情稍微平静了点。拉过盛纸烟的木匣，取出一支烟点燃。透过烟雾，我看了一眼对面的格雷勃切夫，然后挥动一下手，尽可能表达得清楚而富有感染力：

“这是季米特洛夫！”

不知为什么，我以为我提出这个理由后，他会善罢甘休，不料他却很平静地说：

“好！太好了！我就告诉别人，说你答应了。”

我再次站起来，狠狠地在烟灰缸里掐了烟头。格雷勃切夫的表情似乎有点严肃，他也站了起来，眼镜片后面的目光好象在说，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谈话也还是成功的，充满着友善的玩笑，不愧为一对休戚与共的老战友。

“对，这是季米特洛夫！”他柔声细语，却是那样斩钉截铁，我听后不禁愣住了。

我思索良久，一口气说了半小时我不同意的理由，我也象他那样冷静、坦诚而又心平气和。格雷勃切夫默默地听我讲完，最后表示：

“我看我们还是这样吧，我将向有关方面如实转达你不同意的理由，也就是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些理由，你放心好了，我不会不转达的。而你呢，还得服从决定！”

我点头表示赞同。

过了3天，内务部长把我召去。

“政治局决定，”他以公事公办的口气，不由分说地说，“由你担负季米特洛夫同志的警卫工作。你已经知道了，所以不必向你解释这意味着什么……”

尽管如此，他还是留我在他那里坐了一个钟头。我记下了满满一小本他的嘱咐，最后他概括地说：

“你要用生命去负责他的安全！”

我默然以对，然而却思绪万千。我想，人都有一个基本的自卫本能，学者们称之为第一本能，而现在需要我象自卫一样地去负责警卫另一个人的安全，这是件新事，对一个人来说也是最大的贡献。但是一旦需要，作为共产党员，就得这样做，那就是当别人的生命遭到威胁、需要挺身而出的时候，作为警卫员，我的自卫本能就要服从于它，就要做出自我牺牲，这无疑是值得的，高尚的。

我真想大声呐喊：我的生命与季米特洛夫相比是何等的渺小，何等的微不足道啊。但除此之外，我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奉献……我反复思忖着，觉得我不该同意，不该接受格雷勃切夫这个事关重大的要求，我应该干脆地说“不行”，那他拿我也没有办法……

但我毕竟没有这样做，只是顺从地站在那里，说了声：

“我明白了，首长同志！”

从第二天起，便开始了我生命中第二个、对我来说全新的阶段。

“放心吧，格奥尔基大叔！”

私人警卫员——意味着你要把自己的生死与你所警卫的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大人物的工作、生活有着自己的规律与节奏。因为工作性质的缘故，只有少数人能感受到它。他们为人民奔走呼号，行迹匆匆，他们的形象与身影在电影银幕和照片上闪现，发表的讲话很快被报刊印行，与他们握手被人们视为荣耀。例如，在修建通往维多沙山的公路工地上，季米特洛夫和筑路的青年突击队员们亲切握手；每当新年来临，“九九”儿童^①向季米特洛夫敬献玫瑰花束时，他也欣慰地与祖国的下一代握手，鼓励他们快快成长。

关于这些现在姑且勿论。私人警卫意味着让你在所崇敬的人身边一条窄小的轨道上工作。要专致于细小的事情，善于抓住稍纵即逝、对别人来说微不足道的东西。领导人的话音，声调，手势，上衣的颜色，那一绺逐渐变白、有时掉在额头上的头发，乃至闪烁的眼神，这一切都要刻在你的眼中和心中，因为你是他的警卫员，你肩负着重任，你们相依为命。而他，大人物为了劳苦大众而生活、而战斗，他没有“自己的时间”，无暇顾及自己；他日理万机，浩繁纷杂的国务活动被科学地安排得井然有序。他的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已经被科学地分配，日程安排被计算到每一分钟。

你是个工作人员，你的面前是保加利亚的部长会议主席。当你接近他时，会崇敬地、自觉不自觉地象战士一样肃立。他指给你一把椅子请你坐下，你会简单地说：“是！”自己心里往往会

① “九九”儿童指保加利亚少年先锋队，以9月9日保加利亚的国庆日命名。

由衷地加一句“格奥尔基大叔”。为什么要加上“大叔”呢？是谁第一个这样称呼他的呢？他周围的人都这样称呼他吗？“好，格奥尔基大叔，你说的我们一定做到。”“放心吧，我们会注意的，格奥尔基大叔！我们大家热爱您，希望能让您满意。您说吧，让我们做什么？”这是我内心的独白，但季米特洛夫很可能从我们的眼神中理解，他善于从我们的目光里了解我们思考而没有表达出来的东西。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大叔”一词在保加利亚民间传统中的确切含义。这首先是对较为年长、德高望重的人的尊称。但这还带有亲昵的感情，更多的是敬重，而非敬畏和敬而远之。同样的情况也可以用“爷爷”一词表示，如“斯拉维科夫爷爷”、“瓦佐夫爷爷”，当然还有“布拉戈耶夫爷爷”^①，而保加利亚共产党员往往省略他的名字，只称他“爷爷”二字，这也是约定俗成吧。

“让我到街上走走吧”

季米特洛夫也把自己看作普通工作人员，所以他严格遵守自己给自己规定的纪律。当然这种约束对他说来并不轻松。首先，他不能“自由在地”走动，不能随心所欲，比如在大街上走走这种每个普通人可以做的事，他却不干。在那个年代，他作为保加利亚的第一公民，各种有形无形的规定象一张无形的网，从四面八方包围和制约着他，他承受着孤独和寂寞，但又默默无闻地自觉服从。如果想出门上哪里去，必须提前一小时电话通知，于是我们工作人员就如同来回搬动的蜂箱，他走到哪里，我们便蜂

^① 斯拉维科夫和瓦佐夫是保加利亚著名的诗人和作家，布拉戈耶夫是保共奠基人之一。——译者

拥而至。一辆专车总在门口等着他。出发途中，专车之前走着一辆小车，而在左右还各呼啸着一辆，后面又跟着一辆。我想，如果从最普通人的观点来看，这也是件不好受的事。有一回，季米特洛夫对我不无愤懑地说，如果在他周围还有什么需要警卫、防范的话，那首先是防御目前警卫工作本身所带来的噪音……

194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的一个举动打乱了我们整个复杂的警卫秩序……我看见他站在办公室窗前。窗外，春光融融，生机勃勃。此刻正是夕阳西下，晚霞染红了索非亚公园的密林，一切都显得那样闲适而安谧，令人心驰神往。他吸着烟斗，凝视远方，屋里缭绕着的淡淡烟雾，似轻纱幔帐。与往日不同，他的文件夹早早合上了。日程表上排定的来访者，都已被一一送走。

他打开窗扉，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后，微合双眼对有点诧异的我

我说：“人能在街上逛逛多好，哪怕只是走走也好。”

我嗫嚅着说：

“好啊，不过……”

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使我有点不知所措，我觉得脚下的地板在颤抖。他的眼光好象在轻轻地说：

“我知道，我知道，就我们俩出去走走！”

这是无形的命令，也是他第一次向我提出这样的要求。

我请求他给我一分钟时间，“穿一件衣服”，他点了一下头。我飞奔出去，立即召集当时在场的所有警卫人员。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季米特洛夫同志要出门。我利索地叙述了一遍，然后下令：“在我们两人周围组成一个看不见的卫队，专车从近处跟着我们。”这是我在一分钟内能想到和做到的了。

在衣帽间里，季米特洛夫已经穿好了大衣，但只扣了一个扣子。象其他漫不经心的人一样，他也很随便地把帽子戴在了头上。他对我笑笑：“别害怕，你瞧，这样出去有多好啊！”我俩便动身了。

我俩神不知鬼不觉地出了院门。“沙皇解放者”大道上万头攒动，人声鼎沸。那时候晚间小汽车通常不从大道上通过，偶尔有小车开过来，潮水一般的人群往往能把车子“吞噬”。

空气中飘溢着栗树花香，沁人心脾。天色还很亮。而他第一次“自由自在地”徜徉在索非亚的大道上。他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愉悦，这一点我深切地觉察到了，但我的心却紧张得如同绷紧的弹簧。我要为季米特洛夫的安全负责啊！大街上人头攒动，行人摩肩接踵，他汇合在人流中，东张西望。从1923年以来，他没能在这几条街上自由地行走，耳朵也听不到他所熟悉的保加利亚人的声音，更没有象一个普通行人那样从容地观看过这些建筑物和橱窗街景。

我们在“保加利亚”甜食店前停下了，店里人群拥塞，密不容针。他兴致勃勃地问我：

“这是什么地方？”

“是‘保加利亚’咖啡甜食店，全市最大的……楼上是旅馆。”

“噢，记不起来了。什么时候兴建的？”

“哪一年修的我记不准了，可能是30年代。”

我极力想回答得准确些，详尽些。我绞尽脑汁，苦思冥想，一个劲地眨巴着眼睛，可又不得不警惕地注视四周的情况，心里总是惦记着我们后面的4个警卫人员。我扫视了一下他们，微微点了一下头。好！我看到了他们，同时我也看到了离我们不远的专车上的报警器，这才放下心来。我紧跟着季米特洛夫往前走，我还应该回答他的问题，应该简单地向他叙述一下他流亡国外期间索非亚的最新变化，应当尽可能地言简意赅……可怕的一心二用，我心里不停地想着，真幸运，我们好象戴了隐身帽一样，还没有被人发现。

我们来到了拉科夫斯基大街。两旁的法国梧桐正抽芽吐绿，人们在悠闲地散步。大约已经走了一小时光景，在我们前面有一

位母亲推着婴儿车，车里躺着一个小孩，红扑扑的脸蛋，金灿灿的头发，皮肤白皙，十分可爱，孩子水汪汪的眼睛望着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朝孩子笑了笑，小孩也咧着小嘴笑了。季米特洛夫俯下身，用手抚摩了一下孩子的小脸蛋，母亲停下了脚步，满意地看着我们。

“多大了？”季米特洛夫问道。

“一岁零五天，”母亲回答。

“噢，真准呐！”

母亲有些不自然了。她寻思，这位长者对她来说好眼熟啊！她感觉到好象发现了什么奥秘。忽然间，在我们周围聚集了很多，空气好象沸腾了起来。这时，我有点慌了，真想诅咒，但不知道该冲谁。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有人突然高兴地呼唤了起来，“太好了！”

“会说话了吗？”长者仍然目不转睛地看着孩子问道。

“会说话了，会叫‘妈妈’了。”妇女兴奋地回答。

“‘爸爸’呢？”

“也会说‘爸爸’了，……季米特洛夫同志。”

她真想跟他说，她很幸福，因为他抚摩了她的孩子，她与他说了话，这将使她终身难忘。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望了她一眼说：

“孩子将来一定会幸福的！”

很快，大街上喧嚷开了：

“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在这里！”

顷刻间，人们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聚集在一起，围成圈，而我们的4位勇士使劲拦住大家，一位花甲老人摘下帽子，热泪盈眶地重复着：

“季米特洛夫！我是在群众大会上认识他的！”

青年人呼啦一下子围了上来。

“他在哪里？”

激动的人们纷纷伸出手来。季米特洛夫镇定自若。他挺了挺身子，提高嗓门说：

“同志们，给这位母亲让个道！……”

人们迅速闪开一条路，母亲推着小车恋恋不舍地走了，还不时回过头来看看，人们继续呼喊：

“太好了！季米特洛夫在这里！”

季米特洛夫的名字⁷⁷似幸福的波涛，在大街上回荡着，冲击着，涌流着。我悄声在他耳旁说：

“咱们走吧！”

好象走到了国民议会大厦那里，只见季米特洛夫从容不迫，他边说话边笑，还不停地把自己的手伸向人群，同这些邂逅的普通人亲切握手，口里还不时问着什么。他完全融合在保加利亚普通群众的广袤海洋中……我看到他脸上荡漾着从未有过的幸福……只是我感到太紧张了，因为我们已经寸步难行，好在人们自然形成了警戒圈，否则我们的4个同事完全无能为力。人们继续如潮水一般涌来，我也不知道我们怎么到的广场，到那里后已经再也无法往前走了。简直成了群众集会，人群欢呼着：

“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

为了看到心中敬仰的人，大家簇拥着，相互推搡着。在这种热烈的场面，人们抑制不住自己的激情，难免出现一些身不由己的举动。这时，我的每根神经，每道血管，每个细胞似乎都已调动起来：

“季米特洛夫同志，我们走吧！”

听得出，在我局促的嗓音中多少包含一些恐惧感，所以他痛快地点头：“好，走吧！”还对我笑笑，给我以抚爱和慰藉。他同意走，这我就满足了。我便大声喊了起来：

“请让开一下，同志们！”

“让一下，让个道！”其他人也帮着喊，并用身体拦成了甬道，通向正在开过来的专车。我都不知道怎么被拥进了汽车，只

对司机说了声：

“开车！”

但车子开不起来，只在人群里蠕动着，司机无奈，不停地按喇叭。

“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欢呼声响成一片。

人们弯下腰，把手伸向车窗，季米特洛夫不住地点头，握手，向左右两旁微笑着。

我们好不容易从这上千人的包围中解脱了。从季米特洛夫的情绪上看，要不是我敦促，他是不愿意这样一下子离开这热忱的人群的。

“送您两支玫瑰花”

生活的旋律在继续。每天，季米特洛夫都在日理万机。但季米特洛夫私下却与我们的领导进行了静悄悄的谈判和“有理有节”的“斗争”，“斗争”结果是对外出的规定做了改变，伴随他的小车从4辆渐渐地减为1辆。

当然，他并不清楚，其他几辆小车还是跟在他后头，只是在他可能发现的距离以外而已。

又一个宁静的夜晚，皓月当空，繁星闪烁。当我们正要从办公地回家时，季米特洛夫对我说：

“多美的夜晚，咱们到哪个单位去看看吧。”

我理解他，他希望再一次，哪怕是一小会儿，作为“普通人”融汇到保加利亚公民的生活里去。已经很晚了，时针接近10点，单位已经关上大门，无法去拜访。我忽然记起，我们途中有一家“阿里安那”饭馆，它在自由公园的湖畔。车子拐向小道，在一座小桥旁停下，我们下了车。季米特洛夫深深呼吸了几口气。时值初夏，处处素卉银花，丰姿绰约。这时，如果能在街上